

甲 筆 活 叶 文 選

典 證 論 文 与 吳 履 恆

中華法學文選 * 44 *

典論論文……………曹丕著(1)

与吳质书……………曹丕著(8)

典論論文

曹丕著
張世祿注

【作者介紹】 曹丕 (187—226)，即三国时魏文帝，字子桓，曹操的次子；211年做副丞相，217年做魏太子。220年，曹操死，他继为丞相及魏王；不久就廢去汉献帝，做了魏朝第一个皇帝。他很有才气，博通群书。从小就能撰写文章，并善騎射，好击劍。平素爱好文学，努力于著述。他給王朗的书信里說：“人生有七尺之形，死为一棺之士。惟立德揚名，可以不朽；其次莫如著篇籍。”意思是說：人死了，要永垂不朽，只有立德揚名，其次就是著书立說。他在文学方面的提倡和鼓励，尤其注重有价值的理論文的写作，对于建安（汉献帝的年号）时代文学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。他的作品留存的，有《魏文帝集》。

【說明】《典論》是曹丕所撰的书，当时此书曾流行过，不知何时亡佚。今仅存《自序》及《論文》、《論方术》等篇。《文选·典引》注：“典者，常也，法也。”所謂“典論”，作者原意是指討論各种事物的法則。这里的《論文》篇，是我国現存的第一篇評論文学的专著。全篇要旨，是就“文体”和“文气”的問題

来評論建安七子（当时几个文学家）的作品，說他們各有特色，各有长处和短处；反对文学批評上那种“各以所长，相輕所短”“關於自見，謂己为賢”的錯誤态度。又論到文章的重要价值，指出文章是“經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，肯定了文学的政治功用和它的独立地位，劝勉作家及时努力創作，尤其要多做有价值的理論文。

这里所謂文体，是指文章的体裁。作者指出由于各种体裁各有特殊的功用，就有不同的修辞标准。这就是“文体风格”的不同。这里所謂文气，是包括作家的才气和文章的气势來說；由于各个作家的才性和学力不同；就在作品的文辞体式及言語气势当中，表现出“个人风格”的不同。实际上，文体和文气这两者之間的关系，正是“文辞气势”和“个人风格”之間的关系，彼此往往是有矛盾的。因为哪一种文体风格，适用于哪一种体裁，是“各有所宜”；可是一个作家，总有一种独特的个人风格，也往往是“各有所偏”。所以适合于写作这一种体裁的作家，并不一定适合于写作另一种体裁；文学的体裁是多种多样的，很少有一个作家能够把各种体裁都写得好的，因之各个作家总是各有所长，也各有所短。但在旧社会里，人們又往往只看出自己的长处和別人的短处，而看不見自己的短处和別人的长处，文人相輕这种恶习之所以产生，就在于此。

这篇大致可以分做六段：首段揭出文人相輕的原因；第二、三两段列举建安七子及各人的长处和短处；第四、五两段說明文体和文气及其相互的关系；末段表明文章，尤其是理論著作的重要性，所以在建安七子当中特别要推崇徐幹。曹

丕的这种文学理论，对于当时的文学发展和后来的文学批评，都有一定的影响。不过他所谓文章的重要价值，虽然肯定了文章是“经国之大业”，但还是从个人传名的思想出发的；对于文人相轻的原因，也只是说由于看不清自己，没有揭出个人主义的根源。又关于文气问题，说“文以气为主”，而“气”又“不可力强而致”；这是以个人风格为主，而以思想内容为次，以作家的禀赋为主，而以社会实践，学力为次，在文学理论上不免本末倒置了。

文人相轻，自古而然^①。傅毅之于班固^②，伯仲之间耳^③；而固小之^④，与弟超^⑤书曰：“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^⑥，下笔不能自休^⑦。”夫人善于自见^⑧，而文非一体，鲜能备善^⑨。是以各以所长，相轻所短^⑩。里语^⑪曰：“家

- ①这句话：文人之间互相轻视，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。 ②傅毅——东汉初年的文学家。字武仲，茂陵（现在陕西省兴平县东北）人，做兰台令史，同班固、贾逵（当时最著名的学者和作家）一起整理王朝的藏书。后为车骑将军竇宪主记室，及竇宪迁大将军，更任为司马。早卒，所著诗赋等有二十八篇。班固——东汉初年的文学家和史学家。字孟坚，扶风平陵（现在陕西省咸阳县西北）人，初为郎，后任竇宪中护军，行中郎将事，以附竇宪，系狱而死。作有《两都赋》等，并继其父班彪著《汉书》。 ③伯仲之间耳——彼此只是哥哥弟弟，没有什么高下。 ④小之——看不起他（傅毅）。 ⑤超——班超，班固的弟弟，字仲升，少有大志，投笔从戎，出使西域。后平定西域五十余国，做西域都护，封定远侯。 ⑥属（zhǔ）文——写文章。兰台令史——在王朝藏书处担任整理图书工作的官。 ⑦这句话是嘲笑傅毅的，说他：拿起笔来一写下去，就不能控制自己了。（也就是说，他的文章冗长，没有中心。） ⑧夫（fú）——语助词。自见（xiàn）——显露出自己的长处。这里的“见”同“现”，与下文“自见”（看清自己）的“见”（jiàn）不同。 ⑨鲜（xiǎn）——很少有人。各善——全都擅长。 ⑩这句话：因此各人都用自己的长处，来轻视别人的短处了。 ⑪里语——俚（lǐ）语，俗话。

有弊帚，享之千金^①。”斯不自見之患也^②。

今之文人，魯国孔融文举^③，广陵陈琳孔璋^④，山阳王粲仲宣^⑤，北海徐幹偉长^⑥，陈留阮瑀元瑜^⑦，汝南应瑒德璉^⑧，东平刘楨公幹^⑨；斯七子者，于学无所遺，于辞无所假^⑩，咸以自騁驥驟于千里，仰齐足而并馳^⑪。以此相服，亦良难矣^⑫。盖君子审己以度^⑬人，故能免于斯

①这句话见于《东观汉记》，意思是说：自己家里有把破扫帚，也把它当作价值千金的宝贝来受用。②这句话：这就是看不清自己短处的弊病呵。③鲁国——现在山东省曲阜县。孔融——字文举，孔子二十世孙，做过北海相及大中大夫；后为曹操所忌，被杀。有《孔北海集》一卷。④广陵——现在江苏省江都县。陈琳——字孔璋，初为何进的主簿，后来归于袁紹，曾为袁紹撰写檄文，列举曹操的罪状；及紹败，又归操，操爱其才，没有加罪。当时军国书檄多由陈琳撰稿。有《陈记室集》。⑤山阳——现在江苏省淮安县。王粲——字仲宣，容貌短小丑陋，而博物多识；少时到长安，当时著名的文学家蔡邕很看重他。曾避乱到荆州，依附刘表。后归于曹操，做侍中。有《王侍中集》。⑥北海——现在山东省寿光县。徐幹——字偉长，曾仕于魏。著有《中论》二十余篇。⑦陈留——现在河南省陈留县。阮瑀——字元瑜，曾受学于蔡邕；后归曹操，书檄多出其手。有《阮元瑜集》。⑧汝南——现在河南省汝南县。应瑒——字德璉，归于曹操，后为五官将，以文学著名。有《应德璉集》。⑨东平——现在山东省东平县。刘楨，字公幹，有逸才，善辞令，以文章见重于魏文帝，为丞相掾。有《刘公幹集》。⑩“斯七子”以下串起来讲就是：这七个人（建安七子）学问很广博，无所不学；文辞能创新，无所因袭。遺，遺漏。假，依傍。⑪咸（xián）以自騁（chěng）驥驟（lù）于千里，仰齐足而并馳——他们都凭着自己的才能，象驰骋千里的骏马，在文坛上争先恐后地并驾齐驱。咸，都。騁，驰骋，跑马。驥驟，骏马。⑫良——很。这句话：他们这样不相上下，而要哪个服输，自然很不容易了。⑬盖——发语辞。审——检查。度（duò）——估量。

累而作論文①。

王粲长于辞賦；徐幹时有齐气②，然粲之匹③也。如粲之《初征》、《登楼》、《槐賦》、《征思》④，幹之《玄猿》、《漏卮》、《圓扇》、《橘賦》⑤，虽張、蔡⑥不过也。然于他文未能称是⑦。琳、瑀之章表書記⑧，今之雋⑨也。应瑒和而不壮。刘楨壮而不密⑩。孔融体气高妙，有过人者；然不能持論，理不胜詞⑪，至于杂以嘲戏⑫。及其所善，揚、班儔⑬也。

常人貴远賤近，向声背实，又患闇⑭于自見，謂己为

①累(lèi)——弊病。这句說：君子檢查了自己，再来估量別人，所以才能够避免文人相輕这种毛病，而写出公正的評論文章。 ②齐气——一般解釋做：古代齐国地方习俗，文气舒緩；这里是指徐幹的文章气势比較舒緩。但《三国志·王粲傳》注引《典論》曰：“粲长于辞賦；幹时有逸气，然非粲匹也”；那又是指徐幹的才气的，与今所傳篇文不同。 ③匹——匹敌。 ④今傳《王侍中集》里有《登楼》、《初征》、《思友》、《槐賦》等篇。 ⑤《玄猿》等篇，是徐幹所作的賦。 ⑥張、蔡——張衡、蔡邕。張衡，东汉著名的科学家和文学家，著有《二京賦》。蔡邕，东汉的文学家，著有《独断》、《蔡中郎集》。 ⑦称(chèn)是——符合这样的标准。这句說：但是在其他的文章中，还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。 ⑧章表書記——奏章、表文及书信之类。 ⑨雋(jùn)——杰出的(作品)。 ⑩这两句說：应瑒的文章，气势比較和緩，而不雄壮；刘楨的文章，气势比較雄壮，而近于粗疏，不够精密。 ⑪詞——文采。 ⑫这句說：孔融的天性和才气很高妙，有超过別人之处。但是他不能做有价值的理論文，——长于辞藻而短于說理，以至于参杂有嘲戏的詞句。 ⑬揚——揚雄，汉成都(現在属四川省)人，字子云，是著名的学者和作家，作有《甘泉》、《长揚》等賦。班——班固。儔(chóu)——匹敌。 ⑭闇(àn)——昏暗。

賢^①。夫文，本同而末異^②。蓋奏議宜雅^③，書論宜理^④；銘誄尚實^⑤，詩賦欲麗^⑥；此四科^⑦不同，故能之者偏也^⑧。唯通才能備其體^⑨。

文以氣為主；氣之清濁有體，不可力強而至^⑩。譬諸^⑪音樂，曲度雖均^⑫，節奏同檢^⑬；至于引氣不齊，巧拙有素^⑭，雖在父兄，不能以移子弟^⑮。

蓋文章，經國^⑯之大業，不朽之盛事^⑰。年壽有時而盡，榮樂止乎其身^⑱。二者必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無窮^⑲。是以古之作者，寄身于翰墨^⑳，見意于篇籍^㉑，不

① 這句說：一般人只尊重古遠的，而看不起近今的，只向往虛名，而不求實際；又有看不清自己的毛病，只稱道自己的長處。 ② 這句說：文章的本源是相同的，而支流（體裁）却各有不同（就是說，凡是文章都有它的共同性，而不同的體裁又各有其特殊性）。 ③ 奏議宜雅——奏章議事的文章要典雅。 ④ 書論宜理——書信和議論文應該有條理。 ⑤ 銘誄尚實——（刻在銅器或石上）用來記載功德的銘文，和敘述死者生平事迹的誄文，都應該崇尚真實。 ⑥ 詩賦欲麗——詩歌和辭賦要求華麗有文采。 ⑦ 四科——四類，指奏議、書信、銘誄、詩賦這四類文體。 ⑧ 這句說：這四類文章體裁不同，所以作家們所擅長的往往只偏于某一方面。 ⑨ 這句說：只有全才，才能夠寫好各種體裁的文章。 ⑩ 氣之清濁有體，不可力強而至——文氣的或清或濁，有各種類型，各有根源，不是勉強可以達到的。強（qiǎng），勉強。 ⑪ 譬諸——比如。 ⑫ 曲度——曲調。均——相同。 ⑬ 檢——法度。 ⑭ 素——本，指天賦。 ⑮ 這一分句說：可是行腔運氣不一致，天賦各有優劣，（這種才性上的不同）即使是父兄，也不能夠轉移給自己的子弟。 ⑯ 經國——治國。 ⑰ 這句說：文章是有關於國家的政治，可以傳于後代的盛大事業。 ⑱ 榮樂止乎其身——榮華富貴的享受，僅僅限于自己一身。 ⑲ 這句說：年壽和榮樂這兩項東西，有一定的期限，不象文章那樣可以永垂不朽。 ⑳ 寄身——從事的意思。翰（hàn）墨——筆墨，文章。 ㉑ 見（xiàn）意——表現心意。篇籍——篇章書籍。

假良史之辭，不托飛馳之勢^①，而聲名自傳于后。故西伯幽而演《易》^②，周旦顯而制《禮》^③，不以隱約^④而弗務，不以康樂而加思^⑤。夫然^⑥，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^⑦，懼乎時之過已^⑧。而人多不強力^⑨，貧賤則懼于飢寒，富貴則流于逸樂^⑩，遂營目前之務，而遺千載之功^⑪。日月逝于上，體貌衰于下^⑫，忽然與萬物遷化^⑬，斯志士之大痛也^⑭！融等已逝，唯幹著《論》^⑮，成一家言^⑯。

①不假良史之辭，不托飛馳之勢——不必借着歷史家的記載，也不必依托于權勢者的宣揚。飛馳，指高官顯貴。 ②西伯——西方諸侯之長，指周文王姬昌，紂賜文王弓矢斧鉞，使得專征伐，為西伯。相傳文王被紂拘于羑里，因推演《易》象以作卦。 ③周旦——姬昌的兒子，周成王姬誦的叔父，姬誦即位時年幼，由他攝政。曾依據周朝的官制，作《周禮》。 ④隱約——窮困。 ⑤不以隱約而弗務，不以康樂而加思——不因為貧賤患難而不作文章，也不因為富貴安樂而把心思用于別處。 ⑥夫然——正因為這樣。 ⑦《淮南子》：“聖人不重尺之璧而重寸之陰，時難得而易失也。”這就是說：一寸光陰比一尺璧玉還可貴。 ⑧懼乎時之過已——深怕時間流過去了。 ⑨不強力——不肯努力。 ⑩貧賤則懼（shè）于飢寒，富貴則流于逸樂——貧賤的時候，在飢寒的威脅下低頭；富貴的時候，又只貪圖安樂。懼，恐懼，受威脅。 ⑪遂營目前之務，而遺千載之功——就只為眼前的事勞神，而不去做流傳千年萬載的功業。遺，忽略。 ⑫日月逝于上，體貌衰于下——日月運行，時間過去了；體貌變化，精力衰老了。 ⑬《古詩十九首》：“奄忽隨物化。”就是很快地就隨着萬物而生生滅滅的意思。 ⑭斯志士之大痛也——這是有志者認為最痛心的事啊！ ⑮融等已逝，唯幹著《論》——孔融等都過去了，只有徐幹著有《中論》之書。 ⑯作者《與吳質書》：偉長“著《中論》二十余篇，成一家之言。辭義典雅，足傳于后。”

与吴质书

曹丕著
張世祿注

【說明】 吳質，魏濟陰（今山東省定陶縣）人，字季重。以有文才，與曹丕相友善。曾做元城令，後為振威將軍，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，封列侯。當217年（建安二十二年）間，魏大疫，徐幹、陳琳、應瑒、劉楨等多病死。曹丕給吳質的這封信里，表示對逝者的感嘆，又評論了他們的文章，說到自己的感想。在曹丕還沒有做魏太子的时候，因為跟他弟弟曹植（子建）都愛好文學，與當時的著名文學家都相友善。這封信里追叙過去他們共同游樂、酣宴、賦詩的情況，撫今思昔，表示不勝感慨。

本篇大致可分為五段：首段敘說長久離別，互相思念；次段敘說追念舊游，感傷逝者；三段評論建安諸子的文章，也表示感慨；四段說到自身年長才退，德薄位尊，應該警惕；末段表示存問及思念之意。全文抒情氣氛濃厚，表現了他們之間的真摯友情。

本篇關於評論文學的主張，與上篇相同，可以互相參看。

二月三日，丕白①。

歲月易得，別來行復四年②。三年不見，《東山》猶嘆其遠③；況乃過之，思何可支④！雖書疏⑤往返，未足解其

①白——告語。 ②這句說：時間很容易過去，別來將又四年了。

③《詩經·邶風·東山》：“我徂東山，滔滔不歸。……自我不見，于今三年。”意思是說：從我遠征到東山，長久不回家鄉。……自從我不見家鄉，于今三年了。

④這句說：三年不見，《東山》詩里尚且感嘆久別；況且（我們分手）還超過了三年，思念之情，真是支持不住！

⑤書疏（shù）——書信，條陳。

勞結①。

昔年疾疫，親故多離②其災：徐、陳、應、劉，一時俱逝，痛可言邪③！昔日游處，行則連輿，止則接席，何曾須臾相失④！每至觴酌⑤流行，絲竹⑥并奏，酒酣耳熱，仰而賦詩⑦。當此之時，忽然不自知樂也。謂百年已分⑧，可長共相保⑨。何圖數年之間，零落略盡⑩，言之傷心！頃撰⑪其遺文，都為一集⑫。觀其姓名，已為鬼錄⑬。追思昔游，猶在心目；而此諸子，化為糞壤，可復道哉⑭！

觀今古文人，類不護細行⑮，鮮能以名節自立⑯。而偉長獨懷文抱質，恬淡⑰寡欲，有箕山之志⑱，可謂彬彬君

①勞結——郁結于心的思念之情。 ②離——罹(lí)，遭受。

③邪——同“耶”。這句說：那年有大疫，親屬故友很多都遭受到這個災難，徐幹、陳琳、應瑒、劉楨等幾個著名作家，也一時都死去了，真是心痛不可言狀呀！ ④須臾(yú)——片刻。這句說：從前游樂的地方，我們行走時車輿相連，休止時坐席相接，哪兒有短時間不在一起過！ ⑤觴酌——傳杯敬酒。

⑥絲——弦樂器。竹——簫笛之類用竹製成的管樂器。 ⑦這句說：行酒、奏樂，一到宴飲高興的時候，便仰頭唱和詩歌。 ⑧已分(fèn)——分所當得。 ⑨這句說：以為百年之壽是自己分所當得，大家可以長久在一起，保持不散。 ⑩何圖數年之間，零落略盡——哪兒料到幾年之間，便凋喪零落，幾乎都完了。

⑪撰(zhuàn)——編訂。 ⑫都——凡，合共。這句說：現在編訂他們的遺著、遺文，合共為一集。 ⑬鬼錄——死者的名冊。 ⑭這句說：追想從前的游樂，好象還在眼前，可是現今這幾個人，却已經化為糞土塵埃了，還有什麼可說呢？ ⑮不護細行——不講究細節，結果會損害大德。

⑯鮮能以名節自立——很少能夠在名譽和節操上站得住的。 ⑰恬(tián)淡——清靜自安，不慕榮華。 ⑱箕山之志——堯讓天下于許由，許由避于箕山之下，事見《莊子》、《呂氏春秋》、《高士傳》。

子者矣^①。著《中論》二十余篇，成一家之言^②。辞义典雅^③，足傳于后：此子为不朽矣^④。德瑾常斐然有述作之意，其才学足以著书；美志不遂，良可痛惜^⑤。间者^⑥历覽諸子之文，对之拭泪^⑦。既痛逝者，行自念也^⑧。孔璋章表殊健，微为繁富^⑨。公幹有逸气，但未遒耳^⑩。其五言詩之善者，妙絕时人^⑪。元瑜書記翩翩^⑫，致足乐也^⑬。仲宣續自善于辞賦，惜其体弱，不足起其文^⑭；至于所善，古人无以远过。昔伯牙絕絃于鍾期^⑮，仲尼覆醢于子路^⑯；

①《論語·雍也》：“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”；指有文采又有实学的人。彬(bin)彬，儒雅的样子。这句說：徐幹有文采，又有实学，清静寡欲，象許由那样的清高，可称得起儒雅的君子了。②一家之言——著作自成一說，足以傳世。③典雅——有根据，而合于标准。④此子为不朽矣——徐幹这个人可以永垂不朽了。⑤这句說：应瑒也有文采，常想努力于著述；他的才学原来可以著书，但没有能够完成他的美好志愿（就去世了），这是很可痛惜的。⑥间者——近时。⑦拭(wèn)泪——抹眼泪。⑧行——犹且。这句說：既哀痛死去的人，又想到了自己。⑨这句說：陈琳关于奏章、上表的文章，气势很健，只是稍微繁冗一点。⑩遒(qiú)——劲强。这句說：刘楨有超逸的才气，只是文章气势不够劲健有力罢了。⑪妙絕时人——高妙得超过当时人。⑫翩翩(piān)——有文采，就是文采斐然。⑬这句說：阮瑀关于书信的文章，文采斐然，教人讀了十分愉快。⑭这一分句說：唯独王粲擅长辞賦，可是他的体气不强，不足以振作起文气（即文气不昂揚）。“續”或本作“獨”，应作“獨”解。⑮《吕氏春秋·本味》：“楚人伯牙鼓琴，子期听之，方鼓琴而志在泰山，子期曰：‘巍巍乎若泰山’；既而志在流水，子期又曰：‘汤汤乎若流水。’及子期死，伯牙破琴絕弦，終身不复鼓琴。”鍾期就是鍾子期。⑯醢(hǎi)——肉醬。孔子知子路(孔子的門人)在卫被杀，正在中庭哀哭时，得到使者报告，說子路已經被斬成肉醬了，他就把家中的肉醬倒了不吃。見《礼記·檀弓》。

痛知音之難遇，傷門人之莫逮①。諸子但為未及古人，自一時之雋也②。今之存者，已不逮矣③；後生可畏，來者難誣④；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。

年行已長⑤大，所懷萬端。時有所慮，至通夜不暝⑥，志意何時復類昔日⑦？已成老翁，但未白頭耳！光武言：“年三十餘，在兵中十歲，所更非一”⑧。吾德不及之，年與之齊矣⑨。以犬羊之質，服虎豹之文；無眾星之明，假日月之光⑩；動見瞻觀，何時易乎！恐永不復得為昔日遊也⑪。少壯真當努力，年一過往，何可攀援⑫？古人思炳燭夜遊⑬，良有以也⑭。

①逮(dài)——及到，獲得。這一分句說：伯牙的破琴絕弦，是因為痛心於知音的人不容易遇到；孔子的傾覆肉醬，是因為悲傷着這樣的門人不容易得到。

②這句說：建安諸子只是還有些不能及到古人罷了，終究還是當時的英俊啊。

③這句說：現今存在的作者，已不能及到他們了。

④《論語·子罕》：“後生可畏，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？”誣(wū)——胡說，亂猜。這一分句說：後生可畏，來者怎樣，不能胡亂地猜測。

⑤年行已長——年齡已大。年行即“行年”，年齡。

⑥暝(míng)——合眼，入睡。

⑦志意何時復類昔日——志氣和意興，幾時再能跟從前一樣？

⑧光武——即劉秀，東漢皇朝的開國君主。《東觀漢記》：“光武賜隗囂書曰：‘吾年已三十餘，在兵中十歲，所更非一。’”意思是說，他活了三十餘歲，在軍旅中生活了十年，所經歷的變化，不止一次。

⑨這句說：我才德不及光武，可是年齡已經跟他一樣了。

⑩以上二個分句，是說他自己德薄位尊，本屬庸才弱質，因靠君父勢力做了太子，位居人上。

⑪“動見”以下串起來講：（現在做了魏太子）動輒為人觀瞻所系，萬人矚目，行動上哪里可以隨便！所以恐怕永遠不能再作往時那樣的遊樂了。

⑫年一過往，何可攀援——時間過去，是拉不回來的。

⑬炳——燃點。《古詩十九首》：“晝苦夜長，何不秉燭遊？”“秉”或作“炳”。

⑭良有以也——很有道理的啊。

頃何以自娛？頗復有所述造不①？東望於邑②，裁書叙心③。丕白。

①述造——著作。不(fǒu)——同“否”字。這兩句說：最近你用什麼來消遣？還再有一些著作嗎？ ②於(wū)邑——嗚咽，郁抑、感傷的意思。 ③裁書叙心——寫這封書信以叙說心意。

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1961年12月上海1版1次
(上海紹興路7號)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3/8 印張 1-50,000
中華書局出版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定價3分
